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

西方经典

1

# 恐怖 心魔

故事集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 Twisted Little Tales of Torment

珠海出版社

西方经典

# 恐怖故事集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1辑/[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主编  
希区柯克等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12

I. 当… II. ①斯…②希…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西方国家  
-近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6939 号

ISBN7-80607-731-6/I·296 ¥104.00 元

中国广东省图书版权登记 19-2000-187 号

100 Sneaky Sleuth stories Copyright ©, 1998 by Stefan Dziemianowicz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0 by Zhu 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1辑  
——西方经典恐怖故事集

© [美]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策 划: 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 潘自强 帅 云

装帧设计: 刘海啸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

电 话: 0756-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照 排: 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32 工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51.25 字数: 12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数: 10000

ISBN7-80607-731-6/I·296

定 价: 104.00 (全 4 册, 本册 26.00)

## 前 言

这里所说的折磨是指读者视觉上，或精神上的。

对一部分人而言，最难受的折磨不过是指甲在黑板上划过发出的刮擦声，或其它刺耳声音的一再重复。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最酷烈的刑罚要比这剧烈或痛苦得多：那是一种精神上或生理上的伤害，特别是知道这种伤害是有人故意所为之后。

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折磨，就难以忍受的程度而言，世上没有两个人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所有的折磨有一个共同点：一定的持续性。准确地说，能无限期持续的才能算是折磨。它们存续的时间要比直接体验长。发生和结束在一时一地的，只能算是小痛痒，属于直接体验，比折磨的时间短促得多，承受者甚至还可以拿自己的窘境开个玩笑。这个叫做“折磨”的怪物也许会说：你咬咬牙或许能熬过一时，但你能熬多久呢？

那么，一个小麻烦或一次急症要持续多久才能推衍成一个折磨呢？太长了。

恐怖就是与折磨紧密相关的东西。不光被五马分尸是痛

苦——尽管这类折磨人的故事也很多——而且，那些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折磨也是如此：未必看得到摸得着，它们在生活中时隐时现；比如那种能使暗夜变得更黑的超自然的影响力；比如那些发生在寻常百姓中的助纣为虐的私心算计。既然这些都是精彩的恐怖故事的组成部分，那它们对用心险恶的折磨一定产生着影响：它们触及人们的感情，一直深入到灵魂深处，它们紧紧地啮噬人们的精神，令感同身受的时间无限延长。只要一个最轻微的提示，当初体验到的那种痛苦和不快立刻就会被唤起。

入选这个集子的尺度非常简单：故事本身必须像折磨人的手段和工具一样锋利。它们必须实行起来既迅速又深刻。它们必须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响，不但保证读者的反响强烈，而且与事发时的强烈程度是成正比的。一句话，它们必须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相信这些故事都会有这样的效果。这里提供的折磨包罗万象：从埋葬早产儿和肉身腐败的痛苦和恐惧，到吸血鬼和狼人的故事，以及从孤独、异化和倦怠生发出的更难以言状的恐怖。某些故事年代久远，可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这本身也证明了折磨造成的影响是多么久远。另一些则显示出擅长此道者的别出心裁，他们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不囿于成规定式，做了一些富有现代意味的变化。所有人都是以客观的态度在讲述这些折磨人的故事，但却能让你感同身受。

坐好。但不要太放松。

折磨室在等待着你。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纽约，1997

# 目 录

前 言 .....	1
挂毯上的射手.....	刘易斯·斯彭斯 1
原子粉碎机.....	唐纳德·汪德莱 9
觉 醒 .....	戴维·A·德雷克 12
貌 .....	露西·泰勒 16
彼 岸 .....	约翰·梅特卡夫 24
黑教母 .....	约翰·高尔斯华绥 32
带着它.....	A·R·莫兰 37
碎玻璃 .....	乔治亚·伍德·潘伯恩 46
伤心往事 .....	尼娜·基里基·霍夫曼 55
活 埋 .....	约翰·高尔特 58
扬太太的产业 .....	文森特·欧沙利文 62
终遭擒获 .....	戴维·J·肖 70
在银色的月光下 .....	莱斯·达尼埃尔 77
癌症街 .....	南希·A·柯林斯 83
钟 .....	威廉·弗赖尔·哈维 93
两个人的棺材 .....	文森特·斯塔雷特 98
寒 咒 .....	戴维·兰福德 105
平整挺括的钞票 .....	尼古拉斯·罗伊尔 115

拐 杖 .....	史蒂夫·拉斯尼克·特姆	121
长夜絮语 .....	理查德·T·齐兹马尔	130
魔鬼的彩票 .....	玛丽·伊丽莎白·康塞尔曼	137
复 仇 .....	斯蒂文·贝特利	149
不要迷路 .....	坦尼思·李	153
不喜欢 .....	H·L·戈尔德	163
爱摔门的姑娘 .....	唐纳德·A·沃尔海姆	173
电 梯 .....	加里·基尔沃思	180
前 妻 .....	威廉·F·诺兰	187
远去的仙乐 .....	玛丽·E·威尔金斯-福里曼	195
脚 .....	马克·钱宁	203
最后的故事 .....	伊丽莎白·恩格斯特龙	212
手 指 .....	H·D·埃弗雷特	218
纵火者 .....	威廉·布兰登	227
思想杀人 .....	曼迪·斯莱特	234
获得自由的手 .....	弗雷德·查佩尔	245
来自冥冥之外 .....	H·D·埃弗雷特	252
来自奇异的土地 .....	布兰奇·贝恩·库德	261
边界卫士 .....	H·拉塞尔·韦克菲尔德	270
好丈夫 .....	伊夫林·E·史密斯	277
最大的期望 .....	吉姆·安蒂	281
绿 光 .....	巴里·佩恩	287
手 .....	莫泊桑	294
空中闹鬼 .....	L·A·刘易斯	302
长眠于此 .....	霍华德·万德雷	314
梦中别墅 .....	安德烈·英鲁瓦	320

事故前后 .....	阿瑟·坎南·多伊尔	323
瓷手偶像 .....	弗里德里克·特里夫斯	328
红灯光下 .....	莫里斯·利弗	337
谷仓怪事 .....	爱德华·D·霍克	343
入侵者 .....	萨吉	351
看不见的男孩 .....	克里夫·伯恩斯	358
同样下场 .....	弗兰克·贝尔诺普·朗	366
秘密之门的钥匙 .....	堂·韦伯	375
国王的信使 .....	F. 马龙·克劳福	383



## 挂毯上的射手

刘易斯·斯彭斯

戴恩垂少爷从翻了的车里爬出，进入漆黑的夜色里。“那个把这条路修到荒野里就突然中断的家伙，”他说，“真应该在神庙里把他供起来，俗话说恶有恶报。白痴是天生的，不是人为的。”

我揉着屁股呻吟着。“没希望了，”戴恩垂看着那辆让他辛苦了一个多小时的赛车，接着说，“就像我从前的一位朋友说的：它瘸了。算了，斯图尔特，看看附近有什么地方可去。那边树林后面不是有灯光吗？看起来不错，好像有晚饭吃了，是吧？”

“我想是，”我哼着说，“但是我最近看到了那么多的星星，让我不敢说那是天上的星星还是桌上的饭菜，是空中的幻想还是地上的现实。天啊，来了！”

是雨来了，来得很猛。就像是南非的冰雹，边角非常锐利。我们把衣领拉起，向着不远处的灯光跑去，一瘸一拐地跑。我们穿过一片白杨林，看见后面一座大房子的模糊影子，那是只有图雷纳和15世纪才会建筑的城堡。面目狰狞的城堡正面显出一副固若金汤的样子，上面巍巍耸立着一群鬼气阴森的大小塔楼，前面是一条宽阔的壕沟，水面上闪烁着惨淡的月光。

当我们看清了那是一个什么地方时，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至少是我停下了，因为我不是戴恩垂少爷、查尔伯利伯爵，我只不过是这位富家子弟的家庭教师，我可不习惯在这样一座15世纪的法国古堡中过夜。

“怎么啦？”一见我停下，少爷不高兴了。“这儿不行吗？”

“啊！行，行，可是……”

“可是什么？”这个大男孩不耐烦地问。“你真是烦人，斯图尔特，总是挑毛病。你只要听我的就行了。”

“随便吧！”我小声嘟囔着，我早已放弃给这个小伙子任何影响的希望了。如果你了解到一点戴恩垂家的事，你就明白为什么了。“但愿主人能接纳我们吧。”当我们跨过壕沟上的石桥进入一个宏伟的庭院时，我对他说。

“啊，我总是带着名片，”戴恩垂自负地说，“而且，主人可能是美国人。刚刚10点钟就这么暗了。边门窗户里有灯光。门铃呢？啊，在这儿。”他拉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约3英寸，一个带鼻音但很清晰的女声问我们什么事。戴恩垂自己出面上前解释，但是门后的那位女士似乎不太放心。她说，家里人都去了巴黎，只有她自己和两个女仆在家。对了，她只是女管家。她很抱歉不能接待男士，至于那辆车嘛，尽管放心好了，不会有人动的。

门在慢慢地关上，表明了里面的戒备。我正准备在滂沱大雨中跋涉10英里，一阵叮咚作响之后，门忽然又打开了。我们进入了一间舒适的小屋，显然是女管家的房间。城里的大起居室全都关闭着。无论如何，从寒冷的雨夜走进这间温暖舒适的房间，总算不再担心今夜无处栖身了，而法国的客厅通常总是高雅过于温馨的。

最初我们没太注意周围的环境，而是把心思都用在了晚

饭上。当炖肉、奶酪和波尔多酒把我们的饥肠填满了以后，好奇心兴起了。我问那位在旁边侍候的老妇人，我们冒昧闯入的这里是什么地方。她仿佛很惊奇，笑过后提到了一个与布卢瓦和尚博尔齐名的游览胜地。当她说出这个地方的名字时，登齐尔·戴恩垂咣地一声放下刀叉，张大了嘴瞪视着她。过一会儿，女管家离开这个房间去取咖啡的时候，他突然转身对我用一种近似耳语的奇怪声调说：“一个戴恩垂家的人来到布雷古家！奇怪不奇怪？我们家实在给他们家造成了太多的伤害，虽然我没有参与。可是我看，你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摇了摇头。戴恩垂做了一个愁眉苦脸的怪相。

“你和那个女管家一样讨厌，”我说，“她要我们记住这个古堡的名字，你则要我记住你们家的全部家史。”

戴恩垂大声呻吟着。“亲爱的先生！”他喊道，声音中更多的是沮丧而非愤怒。接着他说他这个家族的历史在英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不亚于珀西和塞西尔家族的历史。“好吧！我还不至于狂妄到认为人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家的历史，”他接着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可是，我真后悔到这儿来，斯图尔特，这好像在伤口上抹盐。”

“不至于这么糟吧？”我问道。看到他点头承认时，我只好说，“请给我讲讲吧！”

“好吧，林顿。当年给我家写家史的那家伙说，1426年韦纳伊战役之后，贝德福德公爵把卢瓦尔的北部全据为英格兰所有，我的祖先登齐尔，第一代查尔伯利伯爵，俘虏了布雷古的，也就是这个城堡的主人西厄尔·阿兰，并勒索赎金。这个可怜的法国人不知是拿不出还是不愿付赎金，而我们的人又怀疑他把财宝藏起来了，就把他折磨死了。”

“那个时代不讲仁慈，人们也不懂人道主义。”我为那位第一代查尔伯利伯爵寻找得到宽恕的理由来安慰他。

“是的，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戴恩垂接下去说，好像决心为他祖先的罪行做些忏悔。“西厄尔死后第二天，他的遗孀带着可能是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才筹集到的赎金来到英国兵营，当时她还没有得到他的死讯。即使是魔鬼当时也应该将她安全地送回家。可是我那个同名同姓的祖先登齐尔·戴恩垂在她回家的路上伏击了她，抢劫了赎金并蹂躏了这个本已痛不欲生的女人，使她疯了。传说后来她变成了一个女巫，她的城堡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凶宅，因为人们时常看见或听见这里出现一些奇异的形象或声音。她活着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查尔伯利家族的人斩尽杀绝。据说她曾假扮仆役，杀了那个侮辱过她的伯爵，还派刺客刺杀了他的弟弟和长子。如果她的寿命长，我确信她能够把我们整个家族都消灭，那次所犯的罪恶对这个勇敢的女人造成的伤害使她心中产生了太多的仇恨。这实在不是个有趣的故事，是吧？”

“可能我们所有祖先的业绩都不比那位登齐尔伯爵更光彩，”我安慰他说，因为我看出他已沮丧到了极点。“来吧，我看你太累了。求主人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吧？”

女管家回来时我故意打了个呵欠。登齐尔会意，也打了个呵欠。老管家当然明白，就问先生们是否愿意去看看房间，我们向她表示感谢，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她拿起一根蜡烛，要我们跟她走。

“先生们太累了，只好将就些了，”她微笑着说，“可是这间房是城堡里最古老的部分，过去是高级仆役们住的。我还要告诉先生们，这里最好的房间都拆除了，我不得不把客人们安

置在管家的房间。希望您理解我的困难，我相信您会谅解的。”

“请别客气，夫人，”戴恩垂说，又打了一个大呵欠，“只要能遮风挡雨就行了。”

我们跟着她走进了一条长长的石砌走廊。

“这全是15世纪的，”她举手指着上面的穹顶说，“可是您太累了，所以我不再讲这些历史来烦您，那些过去的事情太悲惨了，太悲惨了。”

“千万别告诉她我家的事，”戴恩垂对我耳语道，“不然我们要被赶出去淋雨了。”

我们爬上了摇摇欲坠的螺旋楼梯，进入了一个圆形房间，显然是进入了一个塔楼，从外面看来是这座城堡最明显特征的那种塔楼。这间阴森森的大房子里只有一根蜡烛照明，从那个噼啪作响的大壁炉里偶尔闪过一点刚点着的火光。女管家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肯定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有了，礼貌地说了声“晚安”就走了。虽然我们累了，可是这个睡觉的地方还是让我们感到新奇，所以我们没有立即脱下衣服跳到壁炉对面那张四柱大床上去，而是拿着女管家留给我们的那支蜡烛来巡视这间屋子。这间房子和屋内的物品都非常古老。那张挂着帐子的大床放在一个高台上，占据了大半间房。一角放着一把精雕细刻的十六世纪高背长靠椅。挂毯下面露出雕满花纹的石壁。但是遮住了大部分墙壁的这张挂毯却最引人注目。当戴恩垂高高举起蜡烛照见这张挂毯时，我们都屏住了呼吸，不由得互相对视着。我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挂毯。它不仅图样美观，色彩和谐，而且保存得极好。我一看到它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从门边开始沿着圆形房屋的墙挂了

一圈。最初我只是出于一种奇怪的直觉,但仔细审视之后,我就确定它描述的就是戴恩垂刚刚给我讲过的那个中世纪野蛮时期的故事。第一组描述的是韦纳伊战役,中心人物显然是布雷古城堡的主人西厄尔和查尔伯利伯爵。这位法国骑士周围站满了拿着兵器的人,其中一人手持查尔伯利的旗帜。他正在向战胜者献上他的剑,战胜者的面孔用面罩遮着。第二组描绘的是西厄尔受酷刑的情形。他被绑在一个架子上,紧闭的嘴唇显示了他忍受着的痛苦。他后面站着登齐尔,查尔伯利伯爵,一个邪恶的人物,双眉紧锁,一股狞笑使他口角扭曲。后面描绘了不幸的西厄尔惨死的景象。最后是他的遗孀遭受伏击的场面,以这幅最震撼人心的画面结束了这一组画。

我转向登齐尔·戴恩垂。他正在盯着面前的挂毯,好像中了魔。即使画面上的那些故事在他面前真实地重演一遍,恐怕他也不能表现出更大的震惊。

“斯图尔特,”他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你明白这些画的意思。我并不迷信,可是这实在不可思议,令人毛骨悚然。你看看壁炉架上的这幅画。你会认为那是画上去的,而不是织成的。”

我抬头向上看,看到一幅更精彩的作品。那上面是一个男人,穿着15世纪的猎装,毛皮短上衣,腰束皮带,头带羽毛帽,脚穿鹿皮短靴。人像和真人一样大小,站在那里,面向我们,我立即认出了这是其他场合里面的那位西厄尔先生。从面容上看大约35岁,严厉、坚毅,很有军人气质。他左手执弓,右手执箭,已经拉满了弦,仿佛随时可以射出了。其他几幅画面可以用栩栩如生来形容,这幅画面则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肌肉的质感、表情的生动和姿势的自然都令人惊叹。

“天啊！这下面还有字，”戴恩垂惊呼道。“我想，这是古法语。你看得懂么，斯图尔特？”

由于我熟悉中世纪的字体，使我能够辨认出这些不易看清的编织的文字。我尽力翻译出下面这一段话：“这幅挂毯是爱情与悲痛结晶，是为了纪念被残害的西厄尔·阿兰，由他那肝肠寸断的遗孀埃莉斯于1433年完成。”后面是一串仿佛是中世纪巫术符咒般的神秘符号。

我再次向戴恩垂望去。他面无人色，张皇失措，高举着蜡烛的那只手在不停地抖。

“来吧，”我说，“这间房子太恐怖了，我们要求管家换一间吧。”

“不，不，斯图尔特，”戴恩垂坚决地说，好像为自己表现出的怯懦感到羞耻。“吹熄蜡烛，上床休息吧。明天早上还可以仔细地看。”于是我们脱下衣服，吹灭蜡烛，躺到了床上。

我从床上跳起来，一道奇异的光线照花了我的眼睛。我揉了揉眼，向四周环顾，我看到那是从壁炉上面挂毯旁边射进来的。挂毯仿佛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显得迷茫又闪着磷光，光线集中在那个引弓欲发的男人身上。这道光线，不论它是什么吧，也惊醒了戴恩垂。他在床上坐起来，拼命地抓住我的手腕，指着那个人像，仿佛陷入了极度的恐怖。

“天啊！斯图尔特，那是什么？”他喊道。

当我望过去时，我也感到了恐惧，因为那双俯视着我们的目光已变得那样恶毒，那张脸已不再是一幅静止的画像，它显示出那样深的仇恨，已经让你感觉到了表情和动作，充满了生气。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惊慌地望着那张充满仇恨的脸，那

痛苦的眼神和扭曲的嘴唇，那由憎恨而进入疯狂的神态。戴恩垂的指甲扣入我的肉里，他惊叫道：

“上帝啊！斯图尔特，它动了，你看，它……”

这时我仿佛听见弓弦一响，然后是一声垂死的惊呼和恐怖的喘息。随即变得一片黑暗，伴随黑暗而来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寂静。我从床上跳下来，疯狂地扑到桌旁，那里还有我们昨晚留下的蜡烛，我点亮了它。

“戴恩垂，”我喊他的声音已经嘶哑，“没事了，老朋友，全过去了……过去了。”但是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住了，我走到床边，举着蜡烛，心中充满了恐惧，不敢正面看他。我鼓足了勇气，向着那凌乱的床单上的一堆东西看去。

那里躺着登齐尔·戴恩垂少爷，目光中充满了不可言喻的恐怖，一根一码长的箭杆插在他的心脏上。



## 原子粉碎机

唐纳德·汪德莱

今晚在实验室里只有我们六个人：肖恩海姆，正在准备演示他为之付出多年辛苦的发 明，他面色苍白，黑眼睛神经质地闪烁着；三位科学家，詹萨、卡尔逊和佐尔特，他们负责评价；约翰·沃伯顿，年老的百万富翁，实业家，是一项鼓励首先完成无线传输物质者奖金的发起人；我自己是沃伯顿的公关顾问。

我们围在一台大型机器周围。它的蒸汽管道、电极和金属构架显示出一位科学家的天才。接通电源后它已发出了轰隆声。一条馈电电缆即将供给两千万伏的电流。

距这台机器 30 英尺远处有一台小型机器，数千条细导线可按照任何形状的要求进行调整，形成那种形状的电磁场。

肖恩海姆显得很冷漠，只有他那狂热的目光暴露了他内心的激动不安。“先生们，原理很简单，虽然设备相当复杂。我的全部数据和记录都在这几本资料里。”他指着桌上的论文和日记说，“我演示后再核对审查这些资料。那时我再详细解释我的发明。现在我只做个大略的介绍。大家同意吗？”

“很好，”沃伯顿说，“一次令人信服的演示可以证明你是成功的，如果你失败了，我们也就不必再浪费时间了。”

肖恩海姆指着大管对面的一块金属。金属后面是一个小平台。“当我接通电流时，”他解释道，“一个两千万伏的电荷轰击在这块碳铀上，将其中子以高速送到平台上的物品上。